

现代都市里的童话森林 小花店和大仓库

文 / 蒋瞰 摄 / 蒋瞰 豆豆

前阵子朋友喜事不断,搬家的结婚的,经人介绍统统跑到中山路上一家叫吾木沉香的店去采购。得知八丈井 A8 艺术公社里有个更大更美更有意境的吾木沉香,去了一次就心下喜欢,于是第二次跟朋友说,带你去个地方,你应该会喜欢。说的时候心下惴惴:这厮国内国外去过不少地方,也爱钻那些古里古怪的角角落落,怕是到后来满腔热情被她一句“这有什么”给浇灭。罢了,去了再说。



圆形拱门外别有洞天



一口口五颜六色形状不一的大缸,工人们用丙烯往假花身上涂抹,借着太阳立刻就干了。



屋内的小品琳琅满目

吾木沉香

花店:中山中路 525-529 号

仓库:八丈井西路 28 号

A8 艺术公社

最初只是作为主人做景观设计时的仓库,3 年下来竟成了一处观光之地。原则上里面的花花草草和小摆设是不卖的,让主人说价格是一件挺困难的事,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哦。

在那个童话般世界的小屋子里,一把老旧的绿松电扇开到最大档,两米多高的半圆形木门敞开,石磨上架了一块玻璃就是圆桌,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吃西瓜消暑。我们聊着,原来“宅”是不得已而为之,咖啡馆、酒吧,所谓的创意园区,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也早已吸引不了我们,于是,看到哪怕只有一点点自然气息的东西都能被感动,就像身在这里——吾木沉香。

名字是矫情了些,像是刻意雕琢假借“文化”之名而搞的小动作,也有人把四个字拆解开了理解,每个字都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是我们想复杂了,只不过主人喜欢沉香木罢了。

魔幻童话干花储藏室、原始森林味的院子、四十个大盗山洞搬的藏宝库

走进屋子,黑乎乎没有亮灯,满眼望去皆是干花:长条桌子上摆放着的、地上花瓶里插着的、顶上倒插了的干花铺满着,没人知道有多少种,只觉得是一个童话森林。也像高贵明亮富丽堂皇的城堡下还有一间带有魔力的地下室,乍一看很普通,甚至简陋,却不晓得是不是暗藏机关,而且,可能会钻出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婆婆。

“不能拍照!”正沉浸在魔幻童话世界里,突然被一声勒令唤回现实世界,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年女人喊我,吓了一跳,还真以为魔法婆婆来了。

后来知道,她是主人的姐姐,算是这里的“总管”,事无巨细,种草养花分门别类加上喝止摄影都她一个人。

穿过这间黑乎乎的屋子,木门后面一个漆了墨绿色的邮箱上了锁,一拐弯就是一片小型的原始热带雨林。主人自己开凿了小溪流,在上面架了一座小木桥,坡度不高,却也要小心翼翼,一排盆栽背靠着砖色小房屋就是刚才的那个魔法屋,紫色小茄子已经成熟挂了下来,红

色狗尾巴草像吊兰一样挂上面,爬山虎爬了半边墙。抬头,是用木头和藤条搭起的圆拱形露天屋顶,三角形尖顶的门头上用了 5 个汽车轮胎作装饰;低头,河水里种了荷叶、浮萍、水草,大小不一的石头堆在一边。绕着走过去,主人坐在门口。

她站起身,带一个朋友去挑花,走过小桥,拉开木栓,将近 5 米高的对开的老法木头门上刻了“吾木沉香”的 logo,破势而出的南非国花“帝王花”衬托这四个字,这是目光所及之处唯一能见到 logo 的地方。

也只有走进才发现,这不就是阿里巴巴念了咒语后进入的强盗们的山洞?这个大仓库里全是装饰用的道具,中间挖了一口水塘,仿水滴装饰物垂挂下来,旧式窗棂作为隔断,一辆后座自带采花篮子的英式自行车停放,旁边摆放的花儿可以信手拈来,红莓在深黑色的花瓶里才显出它的夺目和精灵。我朋友说,她有一件淡牛仔色的背带裤,再搭上我的碎花衬衫,这样的穿着骑上这辆自行车,那将是怎样的优雅呀。

说的都是缘分,这个大仓库上几次来都没开,要不是今天有了咒语走进的话还以为就一门后面别无他物了。那么,遇到主人自己也同样是。她留齐耳短发,穿绣花白棉短袖上衣,玫红色及踝纱质长裙,踏两只绣花草鞋,走过小桥的时候,风起吹了裙角,映衬在水里。回到石磨圆桌旁,一句“你好”就聊开了。

主人不相信会有人特地到这里参观更不相信这么乱糟糟的地方有人喜欢

来过几次,但我还是说不好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怕说得太过琐碎,怕少说一处不尽完善。这里有无数真假花假花茂密的植物琳琅满目的花瓶花盆,却不只是花店;这里天使安琪儿石膏像、秋千、池水,样样皆有,搭配在后面一个不

常开的大仓库,却还谈不上艺术馆;卧室门虚掩着,厨房里有中午吃剩的饭菜,有家的气息却绝对不是某个朋友家;潺潺流水,木板小桥,却也称不上是花园。主人邓小华也说不好该怎么定义,她原本想得很简单,就是一个堆放花草植物工艺品的仓库。

对了,忘介绍一下,邓小华是这样的人,皮肤很棒,酒窝很深,心态超级好,所以看不出年纪,经营着一家花店,出去给人做装饰设计,却没想到原本以储物为功能的仓库竟然能歪打正着博得那么多人喜欢。对于我们不停的赞叹声,她很不解:“好多蚊子的。”所以,石磨桌上一到夏天就常备一瓶花露水。

“不过既然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里,那就一定要趁早把这五百多平方米的仓库收拾收拾整理干净。”可是,等每件东西都一板一眼摆放好没有一丝灰尘时,我们还会喜欢吗?我和朋友还有旁边的设计师都摇摇头:就让它这样吧,看似杂乱无章,却是你无意中的精心设计,反而好。

花店“疯子”的无心之作

有人叫她著名景观设计师,有人叫她老板,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疯子”这个称呼。1997 年,龙翔桥开出了一家不到 10 平米的花店,邓小华坐在椅子上用手比划了一下,“还不到这个房间的 1/3。”虽然小,却一点也没有遏制她爱花的心情,她会在包包里插几枝特别的花上街,引得路人问她“卖不卖”;她会用心爱的各式围巾来包扎鲜花送给朋友,“对于这些我都忍心花血本”,即使十多年后,小华仍然肯定当年的心态和做法,并非冲动之举。

说她是疯子,还在于她往往是不惜血本地做一件事。后来又在中山中路开了一家三百多平米大的花店,这是她认为最美最奢华最精致的一家店,投钱给她的都是不忍心看着龙翔桥

花店实在太小了。花店虽好,却不赢利,还没有理顺商业和艺术之间关系的邓小华把这次经历看作“花钱买经验”,大店变小店,如今中山中路和平海路交叉口的吾木沉香虽然是原先店面的几分之一,倒是一直稳定了下来。

而这家位于八丈井 A8 艺术公社里的吾木沉香是三年前入驻的,原则上只是一个仓库,还是被人发现并前来参观,拼命追着问单件的价格。“当初过来的时候这里很荒凉,什么都没,自己做门,自己凿水,你看我这里是明线,自己接的,哪像正常的人家都是埋好电路水管。”邓小华说自己什么都不懂,也不是艺术设计专业出身,就凭着想象瞎搞搞的。比如,储藏室里,墙壁是紫红的,顶是灰的,门是半个椭圆形,门头是彩色玻璃,半圆形大门下面还开了个长方形的小门,别人都问是不是还养着一条狗。洗手间整面墙上绘了四只鸚鵡,墨绿和草绿色的墙壁像当年的幼儿园。

这时小华的丈夫进来了,突然让人想到“神仙眷侣”四个字,在这样的原始森林里,两人坐在门口池边的石头上,摆弄摆弄叫不出名字的绿叶,拍拍飞来飞去扰民的蚊子,傍晚天色暗下来风起的时候粗茶淡饭嚼几口,或是有朋自远方来,随便找一处坐下来聊聊。我跟小华说,这大半年中,去过不少地方,却少有一家能让我真心愿意再去第二次,但这里不同,我可以带爱好摄影的朋友来一次,他一定能取到各种别致的景;再带做设计的朋友来一次,说不定迸发他创意的激灵;再和学绘画的朋友来一次,她一定把我“抛弃”专心待一个下午;我还要在每个季节都来,夏的蝉意已经体会过了,那么春的生机、秋的萧瑟,还有开门即雪、水塘冰封呢?

小华说,有那么好吗?你们是觉得新鲜吧?我也不知道,总之,美好的事物就暂且让它多留着吧。